

导游进行时

DAO YOU JIN XING SHI

金号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导游进行时

DAO YOU JIN XING SHI

金号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导游进行时 / 金号著.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113-0113-0

I. 导… II. 金…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80445号

● 导游进行时

著 者/ 金 号

责任编辑/ 文 锋

责任校对/ 高晓华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14.25 字数/150 千字

印 刷/ 北京书林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0113-0

定 价/ 26.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20号院3号楼305室 邮编: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别看志亮开起车来气势汹汹的,其实车速一点儿都不快。放着高速路不走变着法儿地走辅路,为省高速路费。我对走不走高速路倒是无所谓,就是烦他这种假豪迈。

他是那种人,看着豪气冲天,可心里算得比谁都精细,他一米七的个头儿,一百七八十斤的体重应当算是个胖子。一低头两个下巴颏儿一抬头脖子后面多一圈。当面大家都说他挺壮的,那是给他面子。这类胖子都一样,别看他们说起话来粗声大气的,那不是豪情,是气憋的。我对胖子有个基本的认识:贪婪!要不他胖不了。不信你就仔细看看世界上所有的胖子,他们的吃相都一样,下作得很。志亮就是,你要是跟他一起吃饭就知道了,这主儿馒头丸子一起往嘴里塞,第一口没咽下去,第三口的菜都夹起来了,一点儿不夸张,他吃油炸花生米能用筷子连夹二十粒,这还算收敛呐,要不然他能夹五十粒。

“哥们儿——！多长时间没见啦？”

志亮真诚地跟我说着客套话，让人听上去完全是两个老朋友久别重逢的问候，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要是不因为一起接这个团，我们都想不起来彼此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真是，多长时间了，你挺好吧？好像瘦点儿了。”

我说得也是有鼻子有眼还口口声声说他瘦了，这听上去更像真事儿似的。

我这人挺有问题的，像是跟谁都能聊到一块儿去。就是我觉得最无聊的人也能聊上一阵子，从表情到声音你根本听不出看不出我说话的真假来，比如我现在这句：“真是很长时间没见了！”如果只听声音不看表情完全是喜悦跟真诚。我对自己的看法很矛盾，在肯定与否定间摇来摆去。

比如看上去跟谁都能说到一块儿这事，我就拿不准是好事还是坏事？有时我对自己很反感：没有性格、没有原则、趋炎附势、懦弱。我并不是逮谁都想跟谁聊，但我确实像逮谁都想聊似的。很多时候我是不好意思拒绝人家递上来的话头，就顺着话茬儿聊下去了。只要话头接上，我真的能像看电视调台那样把自己调到爱谁谁的那个频道去。这样一来二去地聊起来，好像我比人家对那个狗屁话题还感兴趣。更有甚者是不但能回答对方的问题还能适时地提出问题，很多时候我的话是为了迎合对方才说的，很多问题也都是为了迎合对方才问的。

要仅仅是聊天这件事也就罢了，更严重的是我几乎在所有事情上都是这个个性：对别人分配给自己的角色逆来顺受，从没有信心跟勇气拒绝。在外界的诱导、唆使、纵容、挑拨、教育、称赞、鼓励下，我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好人、歹人、英雄、懦夫，积极但不情愿地做着好事、坏事、不疼不痒的事。这么忙乎下来除了能敷衍一些事情占一些小便宜，更多的还是把自己消耗掉了。你迎合别人的声音、迎合别人的表情、迎合别人的想法、迎合别人的感情、迎合别人的动作；时时在迎合，天天在迎合，月月在迎合，年年在迎合，一生都在迎合。想来很可怕，我很担心自己会在这迎合中灰飞烟灭。

我从心里羡慕那些个性鲜明的人，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班的重山就是，谁都不能跟他勾肩搭背，就是最好的朋友也甭想碰他肩膀一下，你就是无意把手搭在他肩上，他都会一点儿情面不留地把你的手甩到一边去，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没准儿那时他就定了：肩膀只给他以后的老婆用。他对不中意的人连一个字儿都不说。他的这种不留情面让我从心里佩服。

但是我又不能完全肯定自己这样做对不对。时不时地有一些名言、警句、成语什么的冒出来让我自鸣得意，那天看报就有个外国大师说：“留下来的不是最强壮的，不是最聪明的，是最能适应的。”你听这说话的。咱们也有这方面的老话：“随机应变信如神。”你说什么树绿的时间最长？柳树！深秋的寒意中唯有柳树条挂着绿色的叶子在风中摇摆。

话真是两面说的，“审时度势”跟“见风使舵”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说志亮瘦完全是为了讨好他，我一直觉得胖人最爱听的就是说他（她）瘦了。没想到这回不大灵光，志亮听了我的话却显得有点儿惴惴不安。

“真的！我瘦了吗？！没有哇！前两天我还称了一百八十二呀！”

他用事实一边驳斥我一边安慰他自己。也是，在这个糖尿病泛滥的年月，无缘无故地瘦下来确实是件令人不安的事情，那叫——消瘦，糖尿病的征兆。看来“瘦”并不是个十拿九稳的赞美之词，以后用起来要慎重。

我一边附和着志亮胡扯，一边等着他把话引上正题，果然，在说到第五句的时候他说到正题了：“这回咱们可得好好弄一下！你说是不是？”

志亮这句话说得郑重其事，再后面我们的每一句话都没离开“怎么弄”这话题。

接客人空车去机场的路上司机跟导游都会聊一路，就是互不相识第一次一起接团的也能像老熟人一样地聊——盘道。共同利益生出的共同话题，但是听上去倾心的语言中却藏着重重的杀机。定指标、论方法、传经验、说后果、加压力，共同点是都想挣钱，分歧点是把责任都推给对方。

司机对导游说：“哥们儿！就看你的了。”

导游对司机说：“只要你的车跟得上没问题。”

内容很险恶，但语气却都很真诚，你来我往的热心话都是居心叵测。如果遇上相互不聊的，彼此就多了层隔阂，暗中提高了警

惕，预防着对方黑自己。

“嘿！我上一个团特好。”

“是吗？挣了多少？”

“啃啃。”志亮咳嗽了两声，清清嗓子才开口，“八千多。”

瞎话！就凭他咳嗽那两声我就知道他说的是瞎话！谁在说钱数之前咳嗽他准是在说瞎话。要记住对咳嗽之后再开腔的人得多提防。尤其是分钱的时候，如果对方咳嗽那一定是要黑你。

当然，志亮现在这么说，倒不是要黑我，只是为了给我施压，将我一军，上一个团八千，这个团怎么也得一万吧！

他这么说不但能给对方压力，还能给自己希望，很过瘾。

“是吗？！”我用虚张声势的惊喜表示了赞叹。

“你就是有福气。”我有意把事儿扯到运气上，这样既能叫他得意又能免去听他为圆自己谎话的自吹自擂，同时也卸掉了他加给我的那份讨厌的压力。

“我上个团也不错。”我也是张嘴就来。

“真的！行呀，哥们儿。”志亮的语气中有些嫉妒。这人是有点儿意思，他自己夸大其词，却信了我的张嘴就来。

“我看咱们这回得先去玉店，那儿是大头儿呀，对不对？”他接着说，“哥们儿我知道你行！”

他再一次把压力捡回来压在了我的身上。

说到挣钱他很兴奋，从话音语气到脸上的表情完全都是点钱的感觉。他仰起头在反光镜中对我说，上车后我故意坐在了志亮身后的座位上，我不想在说那些俗不可耐的套话时还搭上表情，可司机

头上反光镜的视野很宽阔，能把车厢各个角落折射出来，只要司机抬头就能看到最后一排人的动静。我很沮丧还是没逃过和志亮相对的目光。

志亮开车，走一路按一路喇叭。有时还冷不丁地按一下汽喇叭，旅游车上都有那种汽喇叭，尖利的喇叭声在荒郊野外的长途路上是一种震慑，很管用，可是把它用在拥堵的城市车流中那完全就是一种恫吓。我对在街上乱按喇叭的司机很反感，一点儿都瞧不起他们，尤其是那些气势汹汹按汽喇叭的，我敢肯定他们都是懦夫。懦夫全都是虚张声势的，杀人如麻的暴君都怕死，大街上狂按喇叭的司机都是胆小鬼。志亮车上这汽喇叭声音大得出奇，甭说路人，就是坐在他车里听上去也是一听一激灵。

他又按了一下，对此我真有点忍无可忍了，我决心再听到他的喇叭声就旗帜鲜明地指责他。他果然按了，我却缺少勇气，只是假装开玩笑地问他：“你这喇叭是不是装车厢里面了？真够响的！”志亮听了这话以为在夸他，脸上居然是得意洋洋的表情。

我一边跟志亮聊，一边忧心忡忡地看着一棵棵银杏树从车窗外滑过，我能一边跟人聊得热火朝天，脑子里一边想跟那话题毫不相干的事儿，并不是心不在焉，而是一心二用，起先我以为这就叫特异功能呢，后来发现大家都一样，开车的时候都是一边加油换挡，一边心事重重。

路边的银杏树之所以拽走了我的目光，全因为它们的叶子有些黄，这些日子我注意到城里很多地方的银杏树叶子都黄了，这不大对劲儿，现在是夏天呀！再说，银杏叶黄起来是灿烂的，可这些树

上的叶子全是枯黄的。我琢磨肯定是有植物间的传染病在这些银杏树间泛滥，我为北京的银杏树们揪着心。

我喜欢银杏，它春天的嫩绿新叶能把周围染上春色，夏天树叶跟树叶间的墨绿藏着阴凉，秋天的金黄告诉你什么叫灿烂，冬天它脱了叶的枝干依然韵味十足。

前一阵有个园林专家在晚报上说：“一些银杏枯萎是由于二环路边上施工造成的。”真是一派胡言，这儿是机场辅路，跟二环不沾边儿，怎么树叶也黄了？什么专家？狗屁！不是这专家信口开河，就是报社逮谁都叫专家。一想到这儿，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正好这时有个自以为是穿戴整齐的老头儿拎着一兜刚买的黄瓜西红柿从树下走过，他在银杏树下事儿事儿的劲头儿让我觉得就像那园林局里退了休的“专家”模样。于是把对狗屁专家的愤恨全放在了眼神里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迎面开过去一辆刚送完客人的三十座旅游车，车上只有司机和导游，两人聊得挺开心，全是心满意足的笑脸，想必他们这团不错。他们的得意隐隐地刺痛了我和志亮，错车时志亮轻蔑地说了句：“瞧给他们美的！”

那个导游看上去很年轻，也就二十三四岁，我刚干导游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年龄，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我干导游这事挺偶然的。其实我干所有事都是偶然，我根本就不会深思熟虑地去做事情，也没那能力。

那是十二年前的事了。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儿，是福建人，每次

她给家里打电话都说闽南话，当时我听着特新鲜、特奇怪，每个发音据说都能用汉字写出来，可就是一个字都听不懂。一天我看报纸上有条广告，说灯市口有个学校教闽南话，心血来潮去报了名，目的很单纯，可以说是为了爱情。我憋着哪天跟那女孩说话也咿哩哇啦地来一通，惊她一下。

那是夜校，报完名就上课，学了几天我发现来学习的只有我目的独特，其他人无论男女都想当导游，要带台湾旅游团。

据他们说，台湾人都讲闽南话。

导游也算职业？我还真没这个概念，当时还是管外国来的游客叫“外宾”的年代，“旅游”这个词很少用，上哪儿旅游都说“玩儿去”，对这帮人要当导游的想法我真是不以为然。直到有一天和班里一个姓李的女同学聊了两句，我才恍然大悟。

李荔同学原本是讲广东话的导游专带香港团，为了扩大业务又来学闽南话了，导游的身份让她成了这班里的人物儿，那帮有志于此的同学们一天到晚围着她转，问这问那都很是虔诚。看得出她对这些尊敬很满意，有问必答，表情总带着居高临下的谦虚，我是没拿她当回事。

一天课间，我们在一起闲聊，我也是没话搭话地瞎问：“你们当导游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我上来就问了这么一句。我觉得这帮人热衷的也就是仨瓜两枣的事儿。

“还行。”她没直说

“能挣三百吗？”我是有意往大了说，那时我刚涨完工资，由

一百四长到一百八，说三百是不怀好意的信口开河，抬得高摔得狠。

“一个月不挣到三千算没挣。”

她有意控制着语气，显得很平静，但却是那种居高临下的平静，她的话掷地有声，我给了她一个机会启迪无知者，还是在炫耀中启迪的。

我差点儿从椅子上摔下去。一个月三千！那时还是家有一万元就能赢得称号的年代，万——元——户——是千万个家庭共同的追求。这姐们儿一个月三千，三个月就万元户了？！

我真惊着了，连一点儿掩饰惊讶的表情都没做，当她说“三千”这个数目的时候完全是炸弹爆炸，真空了、静止了，一切全空白了。到今天我都想得起来当时眼前的一切：没擦干净的黑板，窗户上影影绰绰的人影，郭沫若、李四光、华罗庚，还有茅以升在墙上微笑着。

在那之前，我还一直以为自己视金钱如粪土呐。

我们从小到大好像不拿钱当回事，小时候一直弄不清挣钱跟工作的关系，看到大人去上班知道他们是为人民服务去了，发工资大人们都很高兴，小孩也跟着美，能吃好的喝好的，但挣钱跟为人民服务这两件事搁一块就糊涂，上学时政治老师们讲半天也是四六。

1976年我还在上中学，因为地震停课呆在家里。一天下午我们班的杨国庆同学兴冲冲来找我，他是个大高个儿，我们都叫他大杨。说来也怪，从小到大我认识的姓杨的人几乎都是大高个儿。大杨给我看了刚从他们家墙角挖出来的一包金子，有金耳环、金戒指、金手镯、还有两块小金砖，这些东西用一块红布包着。这房是

他爸单位分的，他们家都住了五六年了，一间很一般的平房，因为地震有块墙皮裂开了，他闲的没事用手一敲是个洞，再往里一摸，就摸到了这包东西。大杨很肯定地对我说：“听说这房子原来的房主是个国民党大官，既然他把金子藏在这儿，那手枪肯定也藏这屋里了。”

这设想让我们很兴奋，那时正是我们对武器着迷的年龄。

那天，整个下午我们都在杨国庆同学家找枪。挨着墙的柜子、桌子、箱子都搬开，豁开了所有的墙根，有的墙面听着空也抡起锤子就砸，但结果令我们很失望，什么也没找到。大杨拿了块金砖给我，算是安慰，我没要，很扫兴地对他说：“没劲，这玩意儿有个什么用。”

听到导游一个月挣三千时的反应，跟我说“这玩意儿有个什么用”时从内心到表情判若两人，我时常想起这天，更确切地说是这一刻。

挺神的，就那么一刻，那么一句话，我的生活改弦易辙。像一列火车在京广线上一直向南奔着，到了襄樊一个搬道工咣当把道岔儿一扳，火车向西奔汉中了。扳我道岔儿的就是李荔，我的生活从这一刻改变，再认识的人、再干的事儿、以后再结婚、再生个小孩儿什么的，都是从这一刻开始的。到今天见到李荔我都一口一个李老师，每次这么叫，心里还真不是在跟她开玩笑。

学习班结束的时候，我跟其他同学目的一样了：当导游。竟忘了学习的初衷，好几次跟人讲起来都说：“为了当导游，我学了闽南话。”把爱情那回事抛到了一边儿，跟那个女孩好过一段后最终

也分手了。我没对她说过一句闽南话。

咣当！一个急刹车，伴着刺耳的喇叭声，接着就是志亮恶毒的咒骂。

他骂的大意就是前面挡道的司机早晚得被撞死。其实是志亮忒面，早就应该点下刹车。

我附和着他的愤怒，跟着他一起乱骂。

在路上没有道理只有立场，只要是一车上的，那就是一伙儿的了，遇事儿就得一致对外，越混越不讲理越有英雄气概。这是一个乘客应尽的责任，不论男女不论老少责无旁贷，即便是一有头有脸的xx长坐车也是一样。

在路上我想能实事求是责备自己司机的人应当是值得尊敬的，但至今我也没碰到过一个。

当我们愤怒地超过那辆被骂得狗血淋头的车时，我看了一眼那司机，他对我们的愤怒全然不知，依然故我地开着车。

愤怒过了以后，志亮接着话茬继续聊。

“这时候来的团应当不错。”刹车前他正说到这儿。

“悬！可能没什么戏，我听说都是二十几岁的。”

这又是我张嘴就来的，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说，好像就是有意给志亮添堵。

“什么？那不就瞎了？”

志亮有点儿懊恼地说，他的懊恼让我窃喜了一会儿。

二十几岁的客人令司机、导游泄气，在我们眼里，客人跟西瓜一样有生有熟。二十几岁的都是“生瓜”，愣头青似的，说话办事莽莽撞撞不说，关键是他们兜儿里没钱！刚工作两三年，穿得再体面也是囊中羞涩，你能指望他们买东西吗？六七十岁的呢？是“萎瓜”。他们倒是有钱，但不肯花！一是为养老，再有他们也过了花钱挣体面的时间段。只有四五十岁这个年龄段水灵，薄皮脆沙瓤，既有钱又爱花，还敢花，一边花一边鼓励自己：“钱花了才是自己的，花了叫财产，不花叫遗产。”说得多么好啊，多有觉悟啊，脆沙瓤们说话就是招人爱听。

我没想让志亮继续堵心下去，他要是上了劲问我消息的出处我还得费劲地胡编。于是我转了话题，夸奖了一番他的车，谁都爱听别人对自己车的夸奖，你夸他的车跟夸他的长像一样，说得多过分他都听不出来。

我说：“这车真大，声音也好，听着就有劲儿。”

志亮眯起眼裂着嘴像喝了口白酒辣着了一样特发自内心地赞叹：“是，特有劲儿。”

他这车确实大，四十七座那种。我第一次坐这种旅游车很不适应。闽南话学习班结束，学校把大家集体介绍到一家旅行社去培训，我也跟着去了。第一天就是坐这样的旅游车在北京的景点转悠。一上车吓了我一跳，挡风玻璃直接落到地板上，这让我心里直含糊：大玻璃倒是亮堂，但总觉得不安全，一刹车还不把人甩出去？那时我们习惯的公共汽车还都是窄门小窗户，车身是个铁皮盒

子，人坐在里面像坐在战车里能所向披靡。这大车开起来跟公共汽车感觉也不一样，一个像骑马咯噔咯噔的，一个像坐船忽悠悠悠的。晕！

人们对现代化的内心向往体验实际却是恐惧的。你看游乐场里那些玩意儿：过山车、海盗船、激流勇进什么的，还有很多，越现代越让你胆战心惊。

旅游集训让这种向往和恐惧一直持续下去，到中午十人一桌就开饭，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那个时候在饭馆里吃十人一桌的饭是很大的事儿。开始吃的时候大家都有些迟疑觉得不会有这样的便宜事，再就是怕吃完了算总账，我们谁也没想吃这么多的饭呀。迟疑了片刻有胆儿大的豁出去先动了筷子，大家也就跟着吃了起来。最后人家旅行社根本就没提收钱的事儿，我感觉新鲜得不得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至理名言被旅行社颠覆了，还正好让我赶上，小时候我在胡同里捡到玻璃弹球心情就是这样的。

后面的事就更猛了！培训结束考试合格的人就可以留在这里带团上班了。

“不用档案呀？”我问经理。

“不用。”

他回答的语气既不以为然，又浩气冲天。

不用档案。这叫什么事儿呀？在我们脑子里人事调动可是天大的事儿。函调、商调、政审、面试、谈话，私下还得找关系托人送礼，一大堆的事儿。另外，所有制的差别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什么全民的、集体的，集体里还分大集体、小集体，集体的根本就甭想

沾全民单位的边儿。怎么在他们旅行社这里全没了？面对突然而至的无拘无束，第一反应真不知是兴奋还是惶恐。就像圈养的马被牵到草原上卸了套解了缰，第一反应不是自由，是傻啦，站在那里不知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也不知道接下来是该跑，还是该在那儿呆着，完全茫然不知所措。

志亮对邪门歪道还真门儿清，不知他怎么七拐八拐就从一片民房中直接进了机场，不像有的司机走了半天的辅路，到最后还得花五块钱上一段高速。

机场是个特殊的地方，钢铁、机械、速度、混合的情绪在一起裂变出了一种超乎寻常的状态。

腾空而起的飞机在视线里转瞬即逝，穿云而至的飞机闪着耀眼的前灯转眼就在跑道上滑行了，机身再干净、滑行的速度再缓慢，你都能感觉到它一身风尘。像蚂蚁一样的各种运输车辆在机场里忙碌着，猛地看上去杂乱无章，仔细看却井然有序。机场的建筑大多是钢铁的，柱子、窗框、墙面、屋顶、电梯、栏杆、都闪着金属的光泽，连垃圾箱都光可鉴人。机场里人们的情绪也是异乎寻常的，平日里的昂扬、忙碌、渴望、惆怅在这儿浓缩起来，再让钢铁的建筑一渲染，也有了金属的质感。

机场里我最熟悉的是接机大厅，有时飞机晚点，我就在里面乱转，以此挨过漫长的等待，接机大厅里面的厕所、餐厅、小卖部、书店、问讯处、电话台，我闭着眼都能准确无误地走到。有一次飞